

第五十四回 識好歹慈姑憐愛媳 門口角莽漢虐嬌妻

前回說銀屏請寶珠代筆作對，寶珠道：「你且告訴我什麼對子？」銀屏道：「道韞吟詩，何事三冬飛柳絮。姐姐，你說難不難？」寶珠道：「果然難，我竟對不出來。」銀屏道：「姐姐，你總想得到，不要推辭，一定等我求了哥哥，那時令下來，再對就無趣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太太你老人家瞧妹妹，沒有個頑笑不開口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他明日到你家說話，你也不要饒他。」寶珠道：「聽見沒有？你可小心些。」

銀屏道：「人家娘自然幫著女兒，沒有見過盡替人家說話。」寶珠道：「你也算不得家裡人，沒多幾天，倒給人家去了，還幫你幹什麼？」夫人大笑道：「狗急的亂咬人罷了，替他對了罷。」寶珠不加思索，說道：「江城弄笛，偏教五月落梅花。」

銀屏拍案叫絕道：「姐姐天才，誰人能及！」謝了又謝，夫人點首得意，眾丫環齊聲附和。夫人問道：「舅舅升了，這話確不確？」銀屏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寶珠道：「今年夏天，舅太爺請我逛西湖，作了多少詩。」銀屏笑道：「你同我舅舅講得來嗎？」夫人一笑。寶珠道：「說起西湖，我有個對子，請妹妹對。」銀屏笑道：「又來難我了，請教罷。」寶珠道：「不難，很容易對。月漫西湖，送客綠波留別恨。」銀屏應聲答道：「春回南國，撩人紅豆緊相思。」寶珠大贊。

夫人笑道：「你兩個工力悉敵，真愛煞人。」銀屏道：「我那裡比得姐姐，姐姐才貌兩全，不知哥哥幾生修來的香福！」夫人冷笑道：「你哥哥還不知足呢！」銀屏道：「怎樣？」夫人將昨晚之事，氣憤憤的告訴一遍。銀屏大為不然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！哥哥太不盡情。姐姐這種人，何處去選第二個？也配糟踏的嗎！」夫人道：「原是千人一見，我真不知你哥哥是副什麼歪心肝！」

只見綠雲進來道：「姑老爺回來了，請小姐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有甚事麼？」綠雲道：「只怕是要畫麼。」寶珠忙忙的辭去，紫雲也跟著走。銀屏歎道：「他當日在家，是個什麼氣派，如今竟肯做小服低，看他有好幾分懼怕哥哥呢！」

夫人道：「怎樣不是，一點同他不敢強，就同別人也是溫溫和和，毫不做作，何嘗象個掌兵權的人呢？在我們長輩面前，更知道分量。我雖同他一些規矩都沒有，他還是必恭必敬的，我實在心裡疼他。」銀屏道：「哥哥也該將他要緊些才是。他有個舊毛病，不久還發的，就是征南心血用空了，全要調養，著不得氣惱。前天紫雲同我閒談，說他在南方做個夢，明明白白，很不吉祥，後來又遇見過老道士，說他是蘭花仙女，花神祠還有他的像呢。贈他一首詩，說他不能長久的意思。我看哥哥也要留點神，如果借事生風，鬧出亂子來，如何對得住他呢？」

夫人都聽呆了，半晌說道：「他怎麼沒有對我講過呢？」銀屏道：「他不肯告訴人，紫雲瞞著他講的。」夫人道：「那也不足信。」銀屏道：「娘倒不要這麼講，說破了倒也很象。娘可知道他身上有一股蘭花香？這就是個征驗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且細講給我聽。」銀屏就將夢中之事同老道士言語敘述。

夫人大為驚異道：「如其是真，那怎麼好呢？教我老人家，何以為情！」不覺滴下淚來。銀屏道：「娘呆了，此刻就悲，煩愁到那一天為止？況且壽命也是借得來的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替他多做些福，再教老和尚替他念念長壽經，看好不好？」銀屏一笑，點點頭。

不說母女閒談，再說寶珠進房，文卿道：「那裡去的？」寶珠道：「在太太房裡。」文卿道：「有人請我畫一幅歲朝畫，我不耐煩畫，又不好回他，請你替我代筆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畫的沒有你好，而且筆路不同，這種冷天，不如回他好。」

文卿冷笑道：「我教你的事，不會爽快過一次。不畫罷，並不一定求你！」寶珠道：「我不過說的話，你定要叫我畫，我敢回個不字嗎？」文卿也不回言，走了出去。心裡正有氣，又被夫人教人喚進去，痛斥一番，湊成十分大怒，回到房中，不言不語的一臉秋霜。

寶珠只當他還是為歲朝圖，偷眼看看他，心想招呼幾句。見他那嚴厲樣子，倒不敢開口，嚇得深淺不是。又見他摔這樣砸那樣，打雞罵狗的，鬧個不清，寶珠只得說道：「我也沒有說不替你畫，一點小事，也值得生氣？你說要畫些什麼，我頃刻替你畫。」文卿道：「不希罕，誰要你假慇懃？你小心些，停回看我算帳呢？」寶珠忙又陪笑道：「好哥哥，是我不是，你難道不看一點情分？」說著，扯過文卿手道：「畫工筆罷，你去指點我。」

文卿大怒道：「我看不慣這種賤相，好不尊重的東西！」說罷，手一摔，寶珠這對窄窄金蓮，如何站得穩？蹣跚多遠，幸虧紫雲、紅玉兩個扶定。寶珠靠在桌邊，雙淚交流，一言不發。文卿已走出房，寶珠不免痛哭起來，紫雲等勸了好一會才住，就躲在牀上納悶，連飲食都不吃。

到晚文卿進來，閉上房門，發起狠來，將寶珠叫了站在面前道：「我有句話問你，你這個紫雲也該教訓教訓。」寶珠低著頭，不敢回答。文卿道：「他專會搬弄是非，你可知道？」寶珠詫異，只得說道：「那裡來的話，他從來不是這個人。」文卿厲聲道：「我難道冤他嗎？」寶珠嚇得倒退幾步。文卿大呼紫雲，紫雲答應，戰兢兢站了過來。文卿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奴才，你敢在太太面前挑唆！我昨日怎麼得罪你小姐了？你這奴才，信口去胡說，我難道怕你主僕兩個狼狽為奸嗎？」

紫雲答道：「姑老爺別生氣，聽婢子告訴太太怎麼曉得的，叫了婢子去問，我原隱瞞不敢說，當不起太太再三追問，不容婢子不說，這是太太追問，並非我敢去多言。總要求姑老爺原諒，實在不能怪婢子。」文卿道：「胡說！既是你說的，就是搬弄是非。你只好在你松府裡這個樣兒，我姓許的家是不行的，你少要糊塗，那大架子使不去！況且昨晚事，今早太太怎麼就知道呢？不是你，說是誰？」

紫雲道：「姑老爺真冤枉死了，你只管去問太太，如果一開頭是我講的，聽憑姑老爺處置。」文卿道：「不知分量的奴才，還同你對是非麼？你倒認不得自己了，還當你是從前的身分嗎？你們沒有經過我的利害呢，要叫你們死，一個也不得活！」又冷笑道：「竟忘卻自己是個女人了，你們這些奴才，不打是不怕的！」取過一支戒尺，對寶珠道：「替我結實打。」

寶珠聽他罵的話，句句關著自己，十分難受，又不敢辯白，又不敢走開，低著頭，蹙著眉，一旁侍立。見文卿教他動手打紫雲，只是不開口。文卿道：「你敢抗他嗎！不要連你沒意思。」寶珠道：「要打你儘管打，一定要我打麼？難道你打他不得？」文卿道：「我還分什麼彼此不成？我要打還怕誰麼？誰還敢阻擋呢？今日我偏不打，定要你打呢！」

寶珠埋怨紫雲道：「我的姑太太，我教你各事不必多嘴，如今連我都帶累了，你還當在家那日子各事由你麼？」紫雲見這光景，著實動氣，冷笑道：「從來說家奴犯法，罪歸家主，自然累你老人家受氣。但這話本是太太問我才說的，小姐也知道，如今何必教小姐為難呢？姑老爺教打，你就打，有什麼要緊！」寶珠道：「我幾時打過你來？你我相處十多年，連罵也不曾罵一句。」紫雲道：「這也說不得了，素患難行乎患難，小姐尚且如此，況我們當丫頭的還在話下嗎？」

文卿大怒，站起身，將紫雲拳打腳踢。紫雲咬了牙，一點眼淚都沒有，也不求饒，聽他亂打亂罵，倒把個寶珠嚇得膽顫心驚，心裡捨不得，又不敢上前勸解。再看看文卿行兇模樣，好不怕人。文卿打了幾下，坐下來，竟將寶珠痛斥一番。

寶珠一句不敢開言，低著頭，只是偷泣，倒是紫雲不顧利害，還代辯了幾句，直鬧到三更才睡。寶珠只得忍氣上牀，文卿還是刺刺不休，寶珠一味的承順。到了一刻千金的時刻，文卿才有點笑容。

轉眼已是年底，松、許各府都有禮物往來，他們富貴人家，自然格外忙亂，張燈結綵，掛紫懸紅。寶珠房中也有送來物件，收飾得華彩異常，他本是新房，再點綴一番，更說不盡精工富麗。到了除夕，滿房燈彩，照耀爭光。寶珠、紫雲等打扮得金裝玉裹，翠繞珠圍，格外嬌柔妖豔，到堂上辭歲，陪著夫人家宴，合家歡樂異常。流星花炮放個不住。又庵同寶珠閒談，去年今夜，正破獅子口，夫人贊歎笑樂。許公捻髯大笑道：「快哉！大有元夜奪崑崙之勢，令人聞之，頓生壯志！合席當浮一大白。」眾人都笑起來，吃了一杯。

又飲一會，寶珠回房，又庵特地到房中來辭歲，恭恭敬敬的叩頭。寶珠連忙還禮，還坐了一會才去。文卿進房，又吃了幾杯。寶珠說要進宮去朝賀，文卿倒難住了，又不敢不教他去，教他去又不放心，只管沉吟，不肯答應。停了好一會，勉強說道：「早些回來要緊。」寶珠知他的意思，笑了一笑。五更時候，文卿、寶珠都換了朝服，文卿拜過天地，就同寶珠在父母面前賀喜。弟兄兩個隨許公入朝去了。

寶珠同金鈴、銀屏在房中，陪著夫人談談笑笑，見日上三竿，寶珠辭了夫人要進宮。夫人吩咐多帶衣服，派了護送八名跟班，四個女環隨去，又叮囑早早回來。寶珠答應，在垂花門上轎，由車道繞出來，卻好許公父子下朝回府，寶珠的大轎讓在一邊，候許公等進去。丫環跟班，一個個上車上馬，寶珠一直入宮，先見太后，然後見皇上、國母，都行朝賀禮，皇上頗為歡喜，倒同他談了好半日，又問了些家事，關切非常；還說了幾句體己話兒，吩咐賜宴。午後才放他回來，賞賜許多物件。

晚間，文卿細問宮中之事，盤了又盤，寶珠好不厭煩，又不敢不理他。次日初二，就回家拜年，到晚才回。過了財神日，寶珠滿月，不免有一番熱鬧。松府吉期到，許府就忙銀屏出嫁。初八日過妝奩，夫人作主，吩咐寶珠回娘家，寶珠樂極，很感激這位知趣的婆婆，單帶了紫雲等六個女環回家。

松府夫人見寶珠回來，喜不可言。少刻妝奩到門，都還成個局面，雖不如當日松府的陪奩，兩家並起來，也就忙人。寶珠隨處指點，寶林也隨著妹子幫忙。這日墨卿回去辦妹子喜事去了，晚間才來，寶珠仍在套房歇宿，撫今追昔，未免傷心，連紫雲都有感慨。轉眼已至吉期，許府原媒本是李公，今日另請兩位朝貴領轎。李府媒人卻是張山人，松蕃又請了桂柏華。百官賀喜，冠蓋紛壇，花轎鼓樂，以及執事之類，都是格外熱鬧。新房在後兩進，收拾得金碧輝煌，珠翠環繞。兩位姑奶奶之外，另還有好些女客。西刻，花轎一齊進門，鼓樂喧天，笙簫徹地，請出新人，拜了天地，坐了花燭，兩對佳人才子，美滿異常，夫人好不歡喜，內外上了酒席。客散之後，送入洞房，真是一刻千金，千恩萬愛。

次日又請了多少女客陪新，熱鬧一日，到晚寶珠辭了夫人要回去，夫人還不肯放，寶珠只得將苦情告訴姐姐，說明天是回門日期，不回去，文卿是要說話的。寶林也知妹子懼怕文卿，就唆掇夫人放他回去。三朝回門，接著會親，忙個不了。銀屏、翠鳳都是美麗已極，賢淑無雙，銀屏尤為出色，夫人心滿意足，佳兒佳婦，膝下承歡，足以娛此晚景。

夫人自松學士去後，到今日才真是安然享福。寶林也將家務漸漸交與銀屏，銀屏精敏異常，才智敏捷，雖不及寶林，也還支持得住，又有公主相幫，格外的井井有條，一絲不亂。寶林竟將個重擔子，卸與兩人，心裡好不鬆快。他兩人遇到疑難之事，還來請教寶林。從此松府竟是快樂光陰，富貴氣象矣！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